

# 植物標本上的歷史烙印——標本印章的故事

◎林業試驗所植物園組·陳建帆 (chenc@tfri.gov.tw)、陳建文、董景生

時間回到2016年，正當台北植物園腊葉館修復再利用計畫如火如荼的展開，館員們開始著手找尋植物標本館館藏珍品能夠在修復後展示。眾所周知的，本所植物標本館最老的植物標本已超過120年歷史，雖在總督府時期的植物標本室曾遭祝融外，後期能展示的珍貴文物也應有百年或一甲子以上。然而，令人苦思不解的是，除了被妥善的歸檔與保存下來的百年植物標本及玻璃底片外，似已無特別古老的珍品被保留下來。所幸在一次整理與翻找展品的過程中，植物標本館的實驗桌下木櫃角落，發現一盒不起眼又佈滿灰塵的木盒，雜亂的擺滿了不同形狀與材質，且自日治時期留存至今的植物標本標籤印章。

這些印章的功用、使用時機與目的是什麼？依據印章學(Sigilography)的原則，筆者將比對館藏古老標本標籤與印章內容，推敲各種印章的用途及背後所隱藏的歷史意涵與故事，透過本文與大家分享，並可做為腊葉館開館後解說教育題材。

## 從標本製作說起

一份完整的植物臘葉標本通常有幾個重要的要件，包括經過烘乾及消毒的植物材料、載放標本的臺紙以及註記標本身份及採集資訊的標籤。其中標籤扮演著靈魂角色，它記載了植物學名、採集者、採集日期、採集地點、生育環境資料以及訂正紀錄等。也可透過其流通過的各標本館所貼附的標籤標頭，了解這份標本的流通歷程。在日治時期或光復初期，研究人員頻繁地於山林採集探勘，採得的植



自日治時期累積留存至今，不同大小、形狀、色彩、材質與文字的印章琳瑯滿目；照片左側中央圓形印章即為金平亮三的採集印章。(陳建帆 攝)

物標本動輒數十份甚至上百份。在電腦尚未普及的年代，協助處理標本的助手必須在短時間完成標本處理、註記採集紀錄及標本歸檔工作。這些採集紀錄除了手寫或打字機外，最主要就是搭配印章蓋記，才得以快速又明確地於植物標籤上註記採集人及採集資訊。

## 印章與用途

日治時期，當時並無電腦，甚至連打字機都可能尚未普及的年代，館內植物標本標籤多採用固定版型，標籤上印有館名、學名列、採集年月、產地以及採集者等標題，再由研究人員或助手以手寫或蓋印方式填入各種採集資訊，較常出現之註記項目包括採集人、採集地點、模式標本類別，以及塗毒等特殊註記。以下介紹各類型印章與用途：

### 1、採集人名章

標本標籤上採集人係記錄此份標本是由

誰採集的，目前館內保存的採集人印章中，包括日治時期來臺採集人：牧野富太郎(T. Makino)、川上瀧彌(T. Kawakami)、早田文藏(B. Hayata)、金平亮三(R. Kanehira)、佐々木舜一(S. Sasaki)以及光復初期的鍾補勤、章樂民、柳樞及謝阿才等人，計有39枚印章，章面文字以英文、日文漢字或中文呈現，印章材質以殼斗科實木為主。這些採集人以日治時期植物學家占多數，而二次大戰後因使用打字機及電腦建檔，人名章使用頻率降低或已不使用，後期採集學者之人名章則很少刻製及使用。

在這批印章中，最特別也最具蒐藏展示價值首推金平亮三的採集章。有別於其他印章僅刻製採集人姓名，金平亮三的採集章是可抽換採集日期鉛塊的活字印章，圓形鐵製章面外圍刻有「COLLECTED BY R. KANEHIRA」圖樣(前頁圖片左側)，中間具二個凹槽，分別可更換採集西元年代及月份。透過此特別的印章，或許也更能突顯出金平亮三當時擔任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長之聲望與地位。此印章鉛塊採集日期停留在1925年2月，然而在現有館藏標本影像中，尚未發現使用該印章的標

本，其使用的時間及場合仍有待進一步探究。



R. KANEHIRA.  
S. SASAKI.

金平亮三與佐佐木舜一專用印章推測有近百年歷史。(陳建帆 攝)

此外，有一顆刻有R. KANEHIRA.及S. SASAKI.的木頭印章(上圖右)，比對館藏標本顯示，該印章頻繁地使用於1918~1928年間所採集的標本上，可推敲佐佐木舜一自1918年任職臺灣總督府技手開始，即多次陪同當時任職臺灣總督府技師及中央研究所林業部長的金平亮三，同赴臺灣山林探索及採集植物標本。一直到1928年金平亮三於回日本任教後才停止，也意味著此顆印章保留至今已近100年之久。

## 2、採集地點

在日治初期，植物標本採集地點之地名章多為耳熟能詳的熱門採集地點，拼字方

T. Kawakami	川上瀧彌	森正之助
B. Hayata	早田文藏	鈔補勤
R. Kanehira	金平亮三	鄭萬德
S. SASAKI.	佐々木舜一	廖日京
T. Makino		謝阿才
K. Yamada		柳樞
N. Konisi	小西成章	
S. Nakai		
Y. Simada	島田彌市	
R. Nakazawa	中澤亮治	
E. Matuda	松田英二	
Y. Yamamoto		
Tokutarō Itō	伊藤武夫	
G. Nakahara	中原源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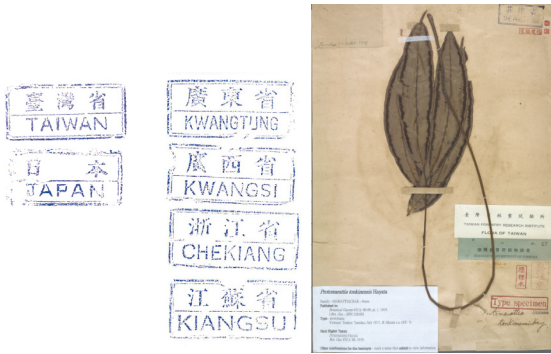
日治時期及光復初期來臺採集人名章。(陳建帆 攝)

Nanko-taisan	Sintiku	Daiton	アメリカ
Karizansan	Urai_Sya	Sōsan	タロコ
Lake Suisya	Hōko-tō- Hōko-tō	Tōyen	クワルス
Rokusyō-taisan	Hassen	Taiyū	ウライ社
Kiraisyu-nanpō	Keelung	Tansu!	
Kusukusu	Sinten	Kōsūn	
Kusukusu	Taitō	Nōkō	
Kōtō-syo	Daibu	Takao	
Kwasyō-tō	Giran	Buwi	
Tikusiko	Arisan	Gosi	
Kwarenō	Tainan	Kiirun	
Mitaka	Rengeti	Taihoku	
Kuwarusu	Taihoku	Tōyen	
Daiton	Sitisei	Taiyū	
	Hokuto	Takao	
		Sōsan	
		Urai_Sya	
		Renget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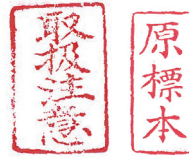
日治時期採集地名章。(陳建帆 攝)







採自菲律賓的原始觀音座蓮屬(*Protomarattia*)植物標本，右上角註記標本來自菲律賓(林業試驗所植物標本館提供)。



標本模式標本的「原標本」及「取扱注意」印章(林業試驗所植物標本館提供)。

大型標本館，採不同顏色屬種夾區別不同來源國家或洲際標本，研究人員即可一目瞭然取閱，並減少不必要的翻動與折損。

#### 4、模式標本

在色彩象徵的意義上，紅色最引人注目，且有較佳的明視效果。在這一批標籤印章中，透過殘留在章面上的顏色，依稀可判斷當年所使用的印泥顏色，其中有幾顆明顯殘留紅色的印記，即模式標本章，意義上即以紅色顯目顏色提醒研究者此份標本為獨一無二的模式標本。

在日治時期或臺灣省時代，模式標本之註記採蓋印直式書寫之「原標本」，同時伴隨以日文「取扱注意」提醒該份標本珍貴且乾燥易脆，應“小心輕放”之意。後期也會加蓋橫式書寫之「Type specimen」。現今，本館仍沿用以紅色章印標註模式標本，並依據其模式類別，以「HOLOTYPE」及「ISOTYPE」等紅色章標示。

#### 5、塗毒

除模式標本以紅色章印標註外，早年為防止已乾燥之植物標本遭標本蟲嚙蛀，常以化學藥劑如氯化汞或克腐寧等防腐防蟲處理，同時以「塗毒」、「克腐寧」及



標本上以「塗毒」及「克腐寧」提醒研究人員注意(林業試驗所植物標本館提供)。

「Xylamon treated克腐寧」等圖章字樣提醒研究人員注意。自西元2000年，植物標本館搬遷至森林研究大樓，改以超低溫-85°C冷凍櫃設備凍除標本蟲及蟲卵，故植物標本已不再塗毒，此印章也未再被使用。

#### 6、文書註記章

在這批印章中，有一組橢圓形木材雕刻之印章，依其材質及章面文字推斷為日治時期所刻製，章面刻置內容包括「自生種」、「訂正濟」、「未記載」、「記載濟」、「要訂正」、「輸入品」、「要照會」、「學名」、「原標本」、「參考書」、「不良」、「攝影者」、「原版」、「繪圖」以及「稀品」等15顆。這些註記多在標本處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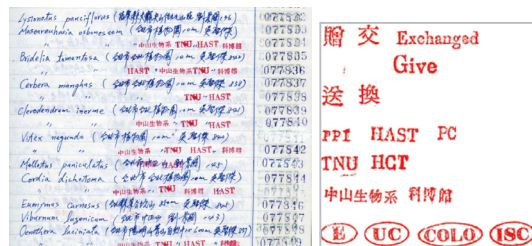
尚未處理之標本以「未記載」等印章標註標本狀態(標本右側標籤上方為「未記載」章)。(陳建帆 攝)

過程中被使用，如尚未進館之標本發現蓋有「未記載」字樣，推論可能是當時標本助手整理館藏標本紀錄註記使用。

1990年代開始，本館開始與國內及鄰近國家標本館交換植物標本。當時電腦尚未普及前，館藏目錄以「標本館藏流通紀錄簿」註記，為避免同式複份標本重覆交換至相同標本館，館員在館藏紀錄簿上以紅色標本館名蓋註已交換之標本館。依據柳桉木木頭章身及橡皮章面，即可推斷其屬較後期使用之印章。自2000年標本館資料庫建置後，標本交換備註統一註記在電腦資料庫內，這些印章也同時也完成任務。

## 7、其他

這批印章中有二枚辦理行政事務所使用的印章，其一為方形「臺灣博物學會」內有「檢」字之印章，推測為川上瀧彌等人於1910年組織「臺灣博物學會」後，部分行政及資料檢核事務，仍由當時常在殖產局任職之佐佐木舜一、島田彌市以及森丑之助等人負責，並在腊葉標本館中處理文書事務，乃留存至今。另一枚為長型刻有「中央研究所



標本館藏流通紀錄與註記印章，標示受交換之標本館。(陳建帆 攝)



行政事務印章。(陳建帆 攝)

林業部內臺北市南門町植物園」應為1921年後改制為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後使用，唯其使用場合及時機尚不得而知。

## 後記

自電腦及資料庫系統普及後，植物標本館自1996年改以電腦化作業，這些印章也逐漸功成身退，隱身在植物標本館的一隅。隨著植物園腊葉館的開幕，將再次發揮他教育與展示的功能。這些百年古老印章在不同時代見證不同時間的歷史背景，它們將在腊葉館展示室展出，可讓民眾透過標籤與印章，了解標本製作歷史與辛苦付出，並再次重新感受古老標本製作的味道。⊗